

舅 舅 斯 邦

巴尔扎克著

傅雷译

邦 斯 耜 耜

上 册

巴 尔 扎 克 著

傅 雷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八二年·北京

邦 斯 耜

下 册

巴 尔 扎 克 著

傅 雷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八二年·北京

Honoré de Balzac
LE COUSIN PONS

Edition ‘CLASSIQUES GARNIER’, Paris, 1950
(annotée).

插图选自 Edition LOUIS CONARD, Paris, 1949
(全集本), Charles Huard 绘图, Pierre Gusman木刻。

邦斯舅舅 (共两册)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新华书店 北京发行所 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 印刷

字数 238,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19 插页4

1954年11月北京第1版 1982年1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 13,001—118,000

书号 10019·356 定价 1.55 元

目 次

上 冊

- | | |
|----------------|----|
| 一·一個帝政時代的老古董 | 三 |
| 二·一套少見的服装 | 八 |
| 三·一個得羅馬獎的人的下場 | 一 |
| 四·好事有時候是白做的 | 一〇 |
| 五·一對榛子鉗 | 一七 |
| 六·一個到處看得見的被剝削者 | 二六 |
| 七·收藏家的得意 | 三五 |
| 八·倒楣的舅舅不受歡迎 | 三七 |
| 九·信手拈來的寶物 | 四五 |
| 十·一個待嫁的女兒 | 四五 |

- DQ 63/17
- 十一・食客所受的百般羞辱，這不過是一例 七
十二・男女門房的標本 八
十三・大爲驚奇 九
十四・兩隻鴿子的寓言成了事實 一〇
十五・一心想在遺囑上有個名字 一一
十六・德國人中的一個典型 一二
十七・生在法蘭克福的浪子會一變而爲百萬家財的銀行家 一〇
十八・發財的經過 一九
十九・從扇子說起 二〇
二十・好日子回來了 二一
二十一・一個妻子要多少開支 二二
二十二・邦斯送了庭長太太一件比蓬巴杜夫人的扇子更名貴的藝術品 二三
二十三・一個德國念頭 二四
二十四・空中樓閣 二五

二十五・邦斯給結石壓倒了	一毛
二十六・最後的打擊	一三
二十七・從憂鬱變爲黃疸病	一七〇
二十八・黃金夢	一七四
二十九・古董商的肖像	一九
三十・西卜女人的第一次攻勢	一六六
三十一・貞節的表現	一九一
三十二・論占卜星相之學	一九七
三十三・大課	一〇七
三十四・一個霍夫曼傳奇中的人物	一一一
三十五・懂畫的人並不都在美術院	一三九
三十六・看門老婆子的嘮叨與手段	一三七
三十七・一條美麗的手臂能有多少效果	一三四
三十八・初步的暗示	一四〇

三十九·狼狽爲奸

四六

四十·狡猾的攻擊

四七

四十一·關係更密切了

四八

目 次

下 冊

四十二・巴黎所有初出道的人的歷史	一三
四十三・只要耐心等待，自會水到渠成	一七三
四十四・一個喫法律飯的	二六〇
四十五・不大體面的屋子	二八五
四十六・律師的談話是有代價的	二九一
四十七・弗萊齊埃的用意	二九五
四十八・西卜女人中了自己的計	三〇七
四十九・西卜女人上戲院去	三一三
五十・生意興隆的戲院	三一九
五十一・空中樓閣	三二〇

DQ 63/117

五十二・容光煥發的弗萊齊埃	三七
五十三・買賣的條件	三五
五十四・給老鯨夫的警告	三五
五十五・西卜女人叫屈	三六
五十六・弱肉強食	三七
五十七・許模克至誠格天	三八
五十八・不可恕的罪惡	三九
五十九・遺囑人的妙計	四〇
六十・假遺囑	四〇
六十一・大失所望	四一
六十二・初次失風	四九
六十三・荒唐的提議	四七
六十四・梭伐女人再度出現	四九
六十五・他這樣的死了	四五

六十六・看護女人趁火打劫	四五三
六十七・只有死人不受騷擾	四五九
六十八・巴黎的喪事是怎樣辦的	四五五
六十九・老鱈夫的葬禮	四七三
七十・巴黎有多少人靠死人喫飯	四七八
七十一・繼承開始，先得封門	四八三
七十二・干預人家的官司是危險的	四九二
七十三・三個穿黑衣服的人	四七七
七十四・弗萊齊埃的成績	五〇三
七十五・一個不大舒服的家庭	五一
七十六・高狄沙的慷慨	五七
七十七・奪回遺產的辦法	五三

邦
斯
舅
舅

一·一個帝政時代的老古董

一八四四年十月，有一天下午三點光景，一個六十來歲而看上去要老得多的男人，在意大利大街上走過，他探着鼻子，假作正經的抿着嘴，好像一個商人剛做了件好買賣，或是一個單身漢沾沾自喜的從內客室走出來。在巴黎，這是一個人把心中的得意流露得最充分的表示。那些每天默在街上，坐在椅子裏以打量過路人爲消遣的傢伙，遠遠的一瞧見這老人，都透出一點兒巴黎人特有的笑容；這笑容包含許多意思，或是訕笑，或是諷刺，或是同情。可是巴黎人對形形色色的場面也看膩了，一定要遇到頭等怪物，臉上纔會有點兒表情。

◎ 按此係指坐咖啡館的巴黎人。咖啡座每伸展至人行道，故言默在街上。

那老頭兒在考古學上的價值，以及大家眼中那一點笑意，像回聲般一路傳過去的笑意，只要一句話就能說明。有人問過以說俏皮話出名的戲子伊阿桑德，他那些博得鬨堂大笑的帽子在哪兒定做的。他回答說：『我沒有定做啊，只是保存在那兒。』對啦！巴黎上百萬的居民其實都可以說是戲子，其中有好多人無意中全做了伊阿桑德，在身上保留着某一時代的一切可笑之處，儼然是整個時代的化身，使你在大街上溜躪的時候，便是想着給朋友欺騙那一類的傷心事，也不由得要嘆詠一聲的笑出來。

那過路人的服裝，連某些小地方都十足保存着一八〇六年代的款式，所以它讓你想起帝政時代而並不覺得有漫畫氣息。就憑這點兒細膩，有眼光的人纔知道這一類令人懷古的景象更有價值。可是要體會那些小枝節，你的分析能力必須像逛馬路的老資格一樣。如今人家老遠看了就笑，可見那走路人必有些怪模怪樣，像俗語所說的撲上你的眼睛，那也正是演員們苦心研究，希望一漏臉就得個滿堂彩的。原來這又乾又瘦的老人，在綴着白銅鈕扣的，半綠不綠的大褂外面，套着一件沒有下擺的栗色短褂，叫做斯賓塞

的！……一八四四年上還看到一個穿斯賓塞的男人，豈不像拿破侖復活了一下嗎？

顧名思義，斯賓塞的確是那位想賣弄細腰身的英國勳爵的創作。遠在一八〇二年亞眠安和會之前，這英國人就把大肇的問題給解決了：既能夠遮蓋胸部，又不至於像笨重而惡俗的卡列克那樣埋沒一個人的身腰，這種衣服如今只有車行裏的老馬夫還拿來披在肩上。^①但因細腰身的人為數不多，所以斯賓塞雖是英國款式，在法國走紅的時間也並不久。那些四五十歲的人，看到有人穿着斯賓塞，自然而然會在腦筋裏給他補充上一條絲帶紮腳的綠短褲，一雙翻統長靴，跟他們年輕的時候一模一樣！老太太們見了，也得回想起當年紅極一時的盛況。可是一般年輕的人就要覺得奇怪：為什麼這個老阿契皮阿特要割掉他外套的尾巴呢？^②總之，那個人渾身上下都跟斯賓塞配得那麼相稱，你

① 叫做斯賓塞的短褲，有如現代的夏季禮服，原係英國的約翰·查理·斯賓塞勳爵創行。叫做卡列克的外墜，相傳為英人約翰·卡列克所創；上半身披肩部分，長至手腕，共有兩三疊之多，故極厚重。

② 希臘政治家阿契皮阿特，為蘇格拉底弟子，以生活奢豪聞於世，衆人盛稱其所蓄之名犬，阿氏巨將犬尾割去，俾衆人不復提及。

會毫不猶豫的叫他做帝政時代的人物，正如我們叫什麼帝政時代的傢具一樣。但祇有熟悉那個光華燦爛的時代的，至少親眼見過的人，纔會覺得那走路人是帝政時代的象徵；因為要辨別服裝，必須有相當真切的記憶力。帝政時代跟我們已經離得那麼遠，要想像它那種法國希臘式[○]的實際場面，決不是每個人所能辦到的。

他帽子戴得很高，差不多把整個的腦門露在外面，這種昂昂然的氣概，便是當年的文官和平民特意裝出來對抗軍人的氣焰的。並且那還是一頂十四法郎的怕人的絲帽子，帽沿的反面給又高又大的耳朵印上兩個半白不白的，刷也刷不掉的印子。帽坯上照例膠得很馬虎的絲片子，好幾處都亂糟糟的黏在一塊兒，儘管天天早上給修整一次，還像害了大麻瘋似的。

彷彿要掉下來的帽子底下，露出一張臉，滑稽可笑的模樣，唯有中國人纔會想出來，去燒成那些醜巴怪的磁器。闊大的鼻子臉像個腳爐蓋，凹下去的肉窟窿成爲許多陰影，高的高，低的低，像羅馬人的面具，把解剖學上的規則全打破了。一眼望去，竟找不着臉